

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
ARTIST

王 崢 主编

艺术人生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会委编《七人尔艺》

王 崢 主编

ARTIST

艺术人生



主

编 王 崢 (WANG ZHONG)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 / 王峥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5811-3

I. 艺... II. ①王... III. 艺术家—访问记—中国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0933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艳 王志钧
版式设计 奇文云海



世纪文景

艺术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

王 峥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438, 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08-05811-3/G · 1016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序 |

1 把明星还原为普通人 / 周国平

3 朱军访谈录

| 平凡·超越 |

8 杨 澜

24 张艺谋

36 陈凯歌

50 于 洋

66 赵本山

80 刘 欢

C O N T E N T S

- 98 王志文
- 114 陈 坤
- 132 王家卫 & 梁朝伟
- 148 赵雅芝
- 164 周华健
- 188 荒木由美子

【特别节目】

- 204 红楼梦再聚首
- 220 2005 理想
- 246 百年好合

C O N T E N T S

| 纪 念 |

274 常香玉

296 傅彪

| 跋 |

310 解读《艺术人生》 / 王崧

把明星还原为普通人

——《艺术人生》序

《艺术人生》是央视的名牌栏目。这个栏目之所以大受欢迎，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出场的嘉宾多是腕级明星，著名的导演、演员、歌手、主持人，人气本来就旺，公众的关注度本来就高。公众对明星的幕后生活从来有强烈的好奇，让他们走下舞台，作为普通人谈一谈自己的人生，公众自然不肯错过。但他们毕竟仍是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出现，面对的仍是镜头和观众，公众看到的也仍是他们在一个特定舞台上的表现。因此，能否使他们的表现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生活中的真实模样，就要看电视制作者的本事了。《艺术人生》摄制组显然有这个本事，靠了真诚和敬业，节目前对被采访人尽可能充分的了解和沟通，节目中诚恳、质朴而又不失机敏的主持风格，善于营造出一种让嘉宾动真情、吐真言的氛围，使这些名人在不同程度上显出了普通人的“原形”。这也就是原因之二了。

现在，摄制组从开播以来的200多期节目中选出有代表性的17期，编成这本书。我读了部分内容，觉得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也许可以把这本书定位为“幕后的幕后”之展示。第一层幕后，是明星们的幕后，朱军把他们的艺术装饰卸除，让我们看艺术背后的他们的人生故事。第二层幕后，是《艺术人生》节目本身的幕后，编者把演播室的道具撤除，让我们看演播背后策划和编导的故事。

不过，倘若这本书只是满足了人们窥探幕后的愿望，其价值就十分有限。在我看来，它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此。我最欣赏的是节目组为自己设定的“用文化引导娱乐”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做出的努力。娱乐原是电视的本质属性，排除掉了娱乐性，电视就无法生存。我们只能要求它娱乐得有格调和有品位，亦即保证娱乐中文化的含量，由此而出节目的优劣高下。请娱乐圈里的明星来谈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个节目完全可能做成彻头彻尾的娱乐节目，娱乐得一塌糊涂，与文化毫不沾边。我看到的情况正与此相反。

“把明星还原为普通人，提炼出明星经历和情感中那些普通人有共鸣的部分，给观众以启发”，这是本书所表述的《艺术人生》节目的核心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把明星还原为普通人”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明星在成为明星之前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有作为普通人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故事。第二，明星在成为明星之后仍然是一个普通人，有作为普通人的性格、情感和真实生活状态。节目就是要把明星身上这两个作为普通人的方面显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为了拉近明星与观众的距离，使观众产生亲切感，更重要的意义是揭示出艺术与人生之间的本质联系。一个明星，如果他不只是一个公众

人物，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就必定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人性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的前提，他的全部人生经历和他的个性永远是他的艺术植根于其中的土壤。一个遗弃了自己普通人生经历的人，一个不再把自己当作普通人的人，他也许仍是一个明星，但绝不是一个艺术家了。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时会被打动。使我感动的是嘉宾面对自己的严肃和面对观众的坦诚。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印证了我一向的看法，即有大才华的人往往是骨子里相当自卑的人。比如梁朝伟和张艺谋，都谈到自己性格上的自卑、内向、压抑、拙于交往，因而专注于艺术，在电影中寻求释放和平衡。

我还欣赏一些嘉宾所表达的对艺术的理解和态度，在这里做一个不完整的摘录。王家卫：好电影必须老实，有一些电影做得很好，但里面有一些虚假，有一些虚伪，对我来说就不是好电影。梁朝伟：最重要的是自己满不满意。陈凯歌：最好的创作就是保持童心，别记着得过什么奖、成过什么名，永远保持普通人的状态，才能继续往前走；培育成熟的商业市场需要一个能够吸引中国观众注意力的电影体制，为此我会拍非常商业的电影。张艺谋：我都50岁了，已经不会为名利、拿奖等一般的目的做电影了，实际上就是喜欢、就是爱，拍电影的过程让我迷恋；我仰慕的那些电影大师的伟大作品，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我的电影不能说是经典，只能说有几部还不错。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也很大器，证明了艺术观说到底就是人生观。

读这本书对于许多热心观众来说，既是收获也是乐趣。

周国平

2005年8月29日

朱军访谈录

一、我是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开始主持《艺术人生》的。

记者：在来中央电视台之前，你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一名相声演员，怎么会想到去中央电视台做一名主持人呢？

朱军：从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中央电视台露上一小脸，然后回去以后特风光。中央电视台节目看了吗？我上了。真的，这是当时想上中央台的最大动机。真到了中央电视台，看了那种工作环境——演播室的灯光、布景——一下子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想我得在这台上找一地方露露脸。很快，我就在《东西南北中》里跟许戈辉合作了。我们两人合作得特别愉快，说实在的我非常感谢许戈辉，她也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东西南北中》播出以后，心里那个美啊，那时候的愿望就又变了：什么时候能站在那一千平米的舞台上主持一次节目。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台最大的演播室就是一千平米。这个愿望在1994年就完成了。1994年7月7号，我和陈鲁豫主持了《七彩欢歌》节目，现在回过头来我都不敢看那个节目，简直是太难看了，人整个都走形了，因为心里对它的渴望、对它的需求太过于强烈了，紧张加上激动兴奋的结果就只能是一个矛盾体搁在那里。那次以后我又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跟赵忠祥、倪萍站一块儿主持个节目？后来就跟他们站一块儿主持1996年的春节晚会了。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事儿就成了。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已经是非常成功了，你自己如何评价？

朱军：我觉得还行。我不能说我就是个完全的成功者，但走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因为我到今天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对我来讲这就是成功。我没晕，没睡不着，没跟自己较劲。要出去演出的话，我依然可以自己拎一个箱子就走了。

记者：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成功就是一种心态。你从特别想成功到归于平静，或者说从超越平凡到回归平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朱军：我要跟你们说的是，实际上我从原点走出去再回到原点的速度非常快。我大概是在三年

到四年时间完成了这样一个轮回。《东西南北中》之后，我又主持《中国音乐电视》。《中国音乐电视》当时多火啊，火得不能再火的栏目，比现在的《同一首歌》那可真是火得多。后来我离开《中国音乐电视》去主持《音乐直播厅》，那个栏目的收视率只有零点几。那段时间是我内心特别痛苦的一段，找不着北了，突然觉得好事都离我越来越远，心里特别痛苦。也包括上春节晚会，只给我两段词，两段我也不敢争。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时候我已经有车了，买了一辆捷达车。有一天我就开着车去了趟沙滩，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那边的地下室里。从门口开过去看一眼，然后到前面兜个圈回来又看一眼，我心想：你来的时候不就住在那儿吗？你现在开着车，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一下子就平静了。所以说转到《艺术人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完成了整个涅槃的过程，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而且刚开始做这个栏目的时候，根本没有期待它能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平和的心态帮了我特别大的忙，我就认真地做好我该做的这件事就行了，所以我问出来的话是那种最普通的老百姓说的话。

记者：那就是说你在心态最好的时候做了《艺术人生》？

朱军：没错。在主持《艺术人生》的时候，我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回到了那种特别平静的心态里。

二、主持《艺术人生》这种品牌栏目，如何始终保持激情？

记者：《艺术人生》从2000年开播到现在，你已经主持了200多期节目，访问了200多位嘉宾，第一期的激情可能是真的，做第二期可能还是真的，做了五年还保持同样的激情，这是真的吗？

朱军：说到所谓的激情，说白了，那是你的饭碗，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那玩笑就开大了。我跟台里一些年轻的主持人交流的时候也老说“激情”这个事儿。主持人介入节目分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那种最低级的基础层次。你需要用几年的时间去说好你的普通话，然后要回归音。第二个层次需要你调动生活的经验积累，调动你所掌握的知识，一起来完成这个东西，这可能就上了一个层次。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最高的层次还是你要去爱，对节目付出情感，当你愿意把你的情感给它的时候，这事就成了。别人让你干到自己愿意干，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其实每做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的感觉始终跟刚开始是一样的，不会有那种惯性——反正问问题就是那个套路，不会。我记得我跟王峥说过，如果从开始录到结束我有几次像“涌”一样说不出来的感受的话，这节目一定好看；如果没有，就不行。你没撞起来，你就实际上是停留在一个技术层面上，只是在完成一个工作而已。

记者：在你主持的200多期《艺术人生》中，你认为哪几期节目让你有那种“涌”的感觉？哪些嘉宾让你能够“撞”起来？

朱军：挺多的。比如《红楼梦再聚首》，在上海录的《主持人系列》，陈凯歌、张艺谋，还有陈

坤、杨澜、赵雅芝、王家卫、王志文、刘欢、赵本山。刘欢那一期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太熟悉那种生活了。“六十年代生人”成长的那个过程，我有切身体会。我们都那么过来的，玩的东西都一样，说的话都一样，听的歌也是一样。看到刘欢见到他的小学同学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实际上那一刻除了现场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之外，我还一下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时候。

有些时候嘉宾在现场偶尔会有那么一句两句很不客气的话——在一个公众场合说出那种话，其实已经很客气了。这时候我就可以当听不到，一笑了之，改一个话题我们接着聊。但是我发现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极力地配合。

我也不是有意要做出一种宽容，做出一种大度。不是的。首先如果为了一两句听上去不很舒服的话较劲，那不是节目。作为主持人的主要任务不在这儿。为了某一句话就说就非要证明“我比你高，我比你强”，这恰恰是最弱的弱者的表现。不是一定要较出一个胜负来，你胜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你败的时候。如果让我感谢自己的话，我就特别感谢我内心的那份简单。

三、如何面对名誉和金钱的压力？

记者：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怎么面对压力。我跟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觉得你的心态特别好。我也知道，很多时候你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你是如何释放压力的？

朱军：特简单。我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时候，有一天演出演得特别不好，当时我是相声演员，可是那一天我从上场开始第一个“包袱”就没响声，然后一直到最后都没引起什么反应。你想一个相声在上边说十几分钟，底下没有笑声是什么感觉？那绝对是把一个演员放在火炉口上烤。下场之后懊恼啊，饭也不去吃了，话也不说，自己跟自己较劲，谢幕也不上台。后来我老师看到以后，就告诉我说：“你今天这个状态是不对的。”我刚开始以为他是说我在台上的表演状态不对，我说“是”。但他马上意识到我理解错了：“我不是说你在台上的表演状态不对，你今天在台上非常好，虽然‘包袱’没响，但是你坚持说完了，一段都没丢。这是锤炼你的一个过程。说你状态不对是你演完从台上下来以后的状态不对。”我说“那我应该是什么状态？”“你下来以后应该去找管伙食的那个人，大声地问他今天晚上有饭吃吗。但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在台上演火了，火得一塌糊涂，从台上下来以后你一定低着头、哈着腰、擦着墙根走。”这几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把它们总结成了一句朱军式的语录：别人不拿你当回事的时候，一定拿自己当回事，别人都拿你当回事的时候，千万别拿自己当回事。如果别人都拿你当回事，你还拿自己当回事，那就离睡不着不远了。你不就是一个主持人嘛，不就是赶着了这么一个机会嘛。

记者：现在说你的金钱观吧。你用钱给自己买的最愉快的是什么？你最缺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朱军：我知道钱的重要性。因为小的时候家里太穷了，那真是每个月的月底我都要眼睁睁地看着我母亲端着一个像洗脸盆那么大的盆子，到别人家去借玉米面，回来喂饱我们。这个我印象特别

深。我至今一直保存着一张老版的五毛钱纸币。那是我外婆离开兰州的时候，1971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老人家可能是觉得走了，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就悄悄地把我叫到边上，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拿出来两张五毛钱的纸币，给了我一张，给了我三哥一张。这个钱，我到今天都没花。那时候五毛钱能买好多奶油糖呢。但是没花。因为在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外婆留给我的惟一的纪念了。这可能就是我的金钱观。我知道钱重要，我知道它可以改善人的生活，它可以让你买到好房、好车，但是相对“情”来讲的话，我可能更看中后者。

当然了，现在日子是好过了，虽然不是富翁但是也不缺钱花。我觉得好多生意场上的朋友特别累，每天晚上都会从饭桌上挪到客厅去，或者挪到桑拿去，陪的都是客户，像奴隶。我不会。我绝对不会。我跟我的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么努力，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努力得来的结果是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了，享受自己兴趣爱好的快乐都没有了，那你干吗啊？

四、做一个简单的、善良的、有责任心的男人。

记者：你觉得你作为男性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朱军：从表面来讲的话，我想我是属于那种不好看也不难看的。很多人认为我的声音很有魅力，应该说我的声音听上去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男人的声音，重音很低沉，而且比较浑厚，还多少有点磁性。但是我认为这都是表面的，都是表面的事儿。实际上说到有魅力，可能应该是眼神。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不愿意把人把事儿想得那么复杂，所以不会缠在那些琐事当中，缠在人际关系当中。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眼神才会清澈。多少了解一点我的人都会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要求自己一定要有责任感的男人。因为我觉得责任对男人是最重要的。对上你要对得起你的国家，对得起你所处的时代；往中间说你要对得起你的父母、家人，对得起你身边同事朋友；往小了说无论如何你也应该对得起自己。

很多人问我：“你这么忙一定没有时间照顾家吧？”恰恰错了，完全错了。如果一个男人告诉你他忙得连家都顾不了，其实是因为他没把这个家放在他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觉得责任对于一个男人很重要，虽然有些时候会让你觉得累，因为你可能要随时随地去关注别人，要感觉他心里的那种感受。咱们共事四年多时间了，你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在栏目组发过脾气。即使有时可能在冲动的时候说出几句比较重的话，我也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个很好的台阶去给他下。

我自夸一句，我真的还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善良而且有责任心的男人。如果有人喜欢我，就像好多观众，那可能他们看到的也是这样。

记者：你一般是怎么安排时间表？

朱军：就拿现在来讲，再忙但是干电视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上午基本没事儿，我一定会抽出一个小时时间来带着儿子到院子里去转一转，陪他荡荡秋千，回来教他认两个字，这是一定要做的，每天必须要做的。别的事可能还能放一下，但是这个事不能放。你今天应该教会他认识两个字，

但是今天没教，他就永远会晚一天学会这两个字，没有办法弥补的。这是他心理成长当中最关键的时候。但是我要工作的时候，我会非常投入。

我记得我爱人怀孕的时候，我说别的事都可以不干，但是她去医院检查我一定要求自己做到始至终陪她，绝不能让她自己去。我做到了，从第一次她去医院，一直到孩子生出来，没有一次是她自己去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女人最脆弱也是最需要人关心的一段时间。我瞧不起的男人是那种连自己家人的责任都承担不起来的，还口口声声说要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不可能，肯定胡说八道。我经常跟朋友们说，千万别跟不孝敬父母的人交朋友。父母是他最亲的人，他都可以动不动地跟他父母矫情，或者给他父母不好的脸色看，那你想想他对朋友会怎么样？

记者：你刚才说了情感的一种较量，一种智慧的较量，还包括尊严的较量。如果我们把情感分为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的话，哪种情感最能打动你？

朱军：最能打动我的绝对是亲情。亲人是更容易看到你的毛病但是从来不会挑你毛病的人。我在录节目之前的一天，会停下所有的事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有时候发呆，有时候电视开着不知道在看什么，然后琢磨琢磨琢磨。再看两眼，完了再琢磨。这个时候我所有的家人，包括我儿子，你别看才3岁，就基本不打扰我。进入春节晚会之后也是这样，我只要一进入春节晚会开始排练了，他们每次做的事都一样，就是把早晨我出门的时候穿的那套衣服熨好了，叠整齐了，放在我换衣服那个地方，包括袜子什么都搁好了。晚上给你把该洗的都洗了，该弄的都弄了，在整个过程当中绝不打扰你。我觉得当爱情点燃亲情的时候，那个才叫快乐，那个才叫幸福。油盐酱醋茶，一天到晚就是过日子。中国人这“过日子”三个字太好了，没有那么多的浪漫，也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向往，就是平平淡淡在一起过日子。



她中学时被男同学认为是丑小鸭，也险些因为“不够漂亮”而落选主持人；她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结束一段婚姻；学成回国做传媒人，同时也开始学做商人，创办阳光文化。这就是杨澜的人生选择。这是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真实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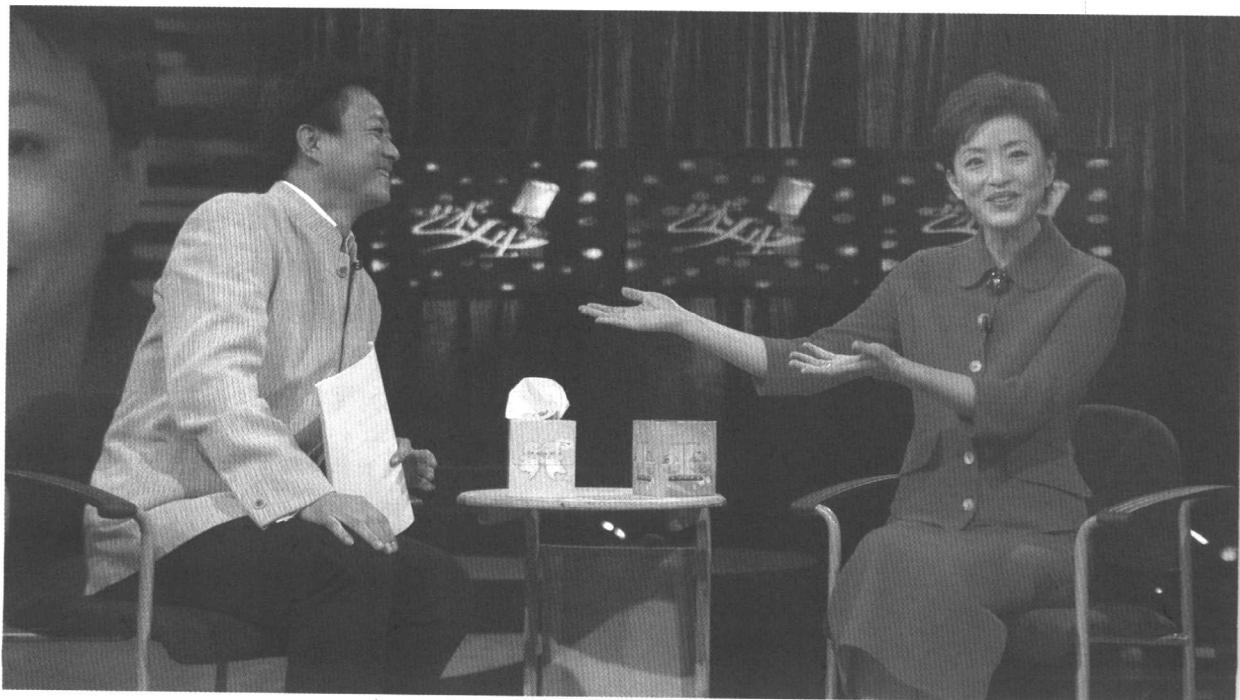
激情现场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朱军：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真心地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光临《艺术人生》的主人公，是我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因为她的言语，深深地影响到了我，使得我的命运轨迹，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一些变化。她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杨澜。（掌声）

杨澜：你好，朱军。

朱军：12年一个轮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2年前的6月21号，我们俩在甘肃的兰州市相识，共同主持一个晚会。演出结束之后，杨澜非常坚定地告诉我：“朱军你条件不错，应该出去走走。”



杨澜特意带了两盒纸巾到节目现场



▲ 与《正大综艺》栏目组同事在一起的日子

▲ 《正大综艺》节目录制现场

▲ 第二百零期《正大综艺》节目

我说我在兰州待着挺好的，小日子过得也不错。然后杨澜说：“如果你现在就能看到五年十年以后的模样，觉得有意思吗？”两个月之后，杨澜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地方需要男主持人，要我主动跟他们联系一下，我才有了走出来试一试的念头。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头到了中央电视台，就到了今天。到了北京之后，有一天看见杨澜急匆匆地往台外走，她要去拍节目。她让我去住那个燕京饭店，说“挺好的，离台里也近，也不贵”。后来我蒙蒙撞撞地去了燕京饭店。

杨澜：你真去了？

朱军：到了燕京饭店之后，我经历了在北京的第一次冷遇。

杨澜：真的？

朱军：那种眼神。

杨澜：怎么了？

朱军：“住多长时间，多少钱一天呢？”“我问您多少钱一天？”“260。您住几天啊？”“我帮别人问的。”（笑）

杨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特别惭愧，因为那天我一出中央电视台，就听有人叫我，一回头看朱军拎了俩包，特别风尘仆仆地站在边上，好像在等哪个导演来接你。我说：“你来北京了，真太好了！住哪儿啊？”“还没找到住的地方，你看住哪儿合适？”我也特别不敏感，就觉得燕京饭店挺近的。但是您至于嘛，那时候燕京饭店住不起。

朱军：其实我都没跟你说实话，我那时候来北京已经是第四天了。

杨澜：怎么行李还拎着？

朱军：因为住的那个地方离开的时候，必须要

拎着行李。(笑)我住在一个地下室，一张铺七块钱，住了四天。第四天我进中央电视台看到她的时候，不好意思说住在那儿，因为认识的时候我也挺风光的，在兰州也算一小人物，怎么到北京几天时间就沦落成这样。(笑)

杨澜：不过真的我没有想到，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正式决定要你的时候，你就这样拎着两个箱子来了。我觉得这种人都是特别有勇气的。我有一个总结，人生特别需要勇气的就是当你还没得到的时候，你敢不敢放弃。我记得你那时候还新婚不久，新婚燕尔的时候，扔下那个温暖的小家。咱们今天谁采访谁啊？(掌声)

朱军：我也想这个问题。如果说这期节目是杨澜采访杨澜的话，你会第一个问她什么问题？我是讨教。

杨澜：为什么那个时候不亲自把朱军带到燕京饭店，替他付了房费再让他住下？(掌声)。因为我去兰州的时候，朱军真的特别热情，到机场去接我。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就是当天晚上合作的那位男主持人，后来我跟你说一句，兰州电视台派来接人的小伙子都长得那么帅。我这人有时候挺粗心大意的。我后来想起来就觉得，你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能够细心一点，再帮你做点事就好了。

朱军：我之所以说这一段，第一，我一直想找一个特别公开的场合，对杨澜认认真真地说一声，谢谢。(掌声)第二，我想通过这一段告诉大家，虽然杨澜年龄比我小，但是在主持人这个行业当中，她是我的前辈。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全国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了。大家都是在《正大综艺》当中认识了杨澜，但并不知道杨澜是怎么进入《正大综艺》的。我们还是把往事稍微还原一下。第一次面试你说了些什么？

杨澜：我记得那是1990年的年初吧。当时《正大综艺》组的一位总导演辛少英希望在各大院校中物色一个女主持人来做《正大综艺》节目。有一天下午她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我那时还在那里读书，上四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因为平时也参加学生会的工作，会演的时候上去报报幕，所以我们辅导老师也推荐我去参加面试。轮到我的时候，我好像说的是，你们为什么一找女主持人就要找特别清纯的，就感觉她们老是给男主持人做陪衬的，其实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所以我要是能够有机会的话，希望做一个聪明的主持人。大概是这么一番话，原话记得不清楚了。后来辛少英导演跟我说，其实当时她并没有觉得我很打眼，但是我这句话让她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于是我就得到了一个电话，就是说过多少天你到中央电视台来面试。起初我想反正没我什么份，我就来玩玩。结果通知我来做第二轮，这时候开始有点上心了。没想到后面二轮三轮四轮五轮六轮，大概到第七轮才定下来是我。

朱军：好像在这个一轮一轮的过程当中，你曾有一段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而且有个说法，杨澜其他都不错，只有一点大家觉得不满意，当时她不漂亮。

杨澜：有一个导演跟我私下里说，前面几轮下来，大家都觉得你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有一些导演就觉得你还不够漂亮，这个节目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标准更高一点的，所以你别气馁。咱